

□ 杨绍敏

酸味人生

酸汤菜

毫不夸张地说,酸汤菜是凯里名副其实的“一道名菜”。

其色透亮,其味醇淡,入胃清凉,生津解渴。

下班了,人们拐进菜市场,花三元钱买一袋酸汤菜回家,成为凯里人普遍的习惯。如果哪一天忘记买了,这天的饭都吃得不得香。没有酸汤菜的滋润,这日子仿佛就失去了光泽!

朴实简单,是凯里酸汤菜的真实写照。主要原料无非是豆芽啊、瓜菜啊、茄子啊等之类的素菜,似乎只要是蔬菜,都可以成为原材料,走的是原生态路子。在越来越重视绿色健康的时代,原汁原味的凯里酸汤菜,更加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。

说实话,第一次吃凯里酸汤菜,我有点不习惯。刚告别大学校园,来到这个城市,朋友请吃饭,其中一道不显眼的菜,就是凯里酸汤,盛在一只有点夸张的瓷碗里,上面漂浮着新鲜的木姜籽。我夹了一片莲花白放进嘴里,无盐无味,喝了一口汤,还是无盐无味。我眉头紧皱,心想这是什么菜呀,怎么一点盐巴都不放,便不再动筷。而旁边的人则大碗大碗地喝,吃得津津有味。热情好客的饭店老板,见碗里的酸汤菜已见底,忙又添上。一餐饭,其他的菜剩得浪费,而酸汤菜却被吃得精光。

此后,酸汤菜便走进我的生活,成为每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扎根凯里这个城市,一晃就是二十多年。时光能冲淡许多的人和事,也能于不知不觉间,把青春和容颜消磨,但对于酸汤菜,却是由最初的不习惯,到渐渐地喜爱,再到现在的不离不弃。这好比一场漫长而又平淡的恋爱,酸汤菜只是一位平常的乡下女子,



衣着朴素,乡音难改,出没于田间地头,穿行在山野清风。这样的女子,虽然没有一见倾心的激情,相处时间久了,慢慢发现她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,并且,其独特之处正是我们向往的。平平淡淡才是真,在繁杂喧嚣的世间,蓦然回首,那清泉般纯真的眼眸,才能如此地触动狂跳的心灵。

不错,凯里酸汤菜就是来自山间的汨汨清泉,沁人心脾。人们喜爱它,因为它纯朴无华,食之,让人心生思念,仿佛置身故乡;我要赞美它,因为它清清白白,不事夸张,不管什么时候,都以一种淡泊宁静的心态,坚守着与这个世界交往的底线。

私下里,我无数次向当地人请教酸汤菜的制作良方。南花苗寨,落日的余晖映照着静静流淌的巴拉河,在一家农家乐屋里,主人不停地端起碗邀酒,我坐在窗边,享受着山里傍晚的美景,陶醉在豪迈的乡情中。一边大碗喝酒,一边品尝地道的凯里酸汤菜,不知不觉,已有醉意。席间,我向主人了解酸汤菜的配制,主人朗朗大笑,毫无保留地当众介绍酸汤菜的秘方,大家心神领会,

纷纷敬酒致谢。

一个周末,起了个大早,我跑到凯里二商场采购酸汤菜的原料。生怕缺少一样佐料,煮不出正宗的酸汤菜,老是在心里默念着那些蔬菜的名字,真是好笑。回到家,忙乎了半天,总算把亲手做的酸汤菜端上了餐桌。一家人急着品尝,只见妻喝了一口,抿着嘴停了几秒,像是在思忖着什么,随即面露微笑,向我竖起大拇指;儿子尝过之后,则不停地叫:“爸爸煮的酸汤菜,比不上的好吃。”

我纳闷了,酸汤菜应有的原料及配方,一样不缺,怎么就制作不出乡下那种纯正的味道呢?

酸汤鱼

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凯里大街小巷,依然是人来人往。这时候,临街各种饭店门前的霓虹灯招牌,显得格外醒目,不断向过行人投射出亲昵的光芒。

忙碌了一天,该找个地方吃饭了。开车行驶在拥挤的道路上,放慢速度,目光穿过浓荫的行道树,在街道两旁搜寻心仪的餐馆。去吃什么呢,我和妻几乎异口同声地问,坐在后排座位正埋头玩手机的孩子,不假思索地说:“当然是酸汤鱼啦!”

从小在清水江边长大,几乎天天都吃鱼。那时候,清水江里的鱼很多,鱼质好,口福没得说的!每次下河捕鱼,满载而归,往往是留着大鱼自己吃,小的则晒干成干鱼,赶场天挑去集镇卖,赚一点零花钱。在我老家,煮鱼都是先用油炸,炸得黄晶晶的,再拌以生姜、大蒜、糟辣椒等配料,放水,罩上锅盖,温火煮。几分钟后,揭开锅盖,满屋飘香。当时,在我看来,天底下再没有比这鱼更鲜美的了……

走进一家正宗凯里酸汤鱼店,生意火爆,店主好不容易腾出角落的一张桌子,招呼我们入座。穿着民族服装的男女服务员,端茶倒水,上菜递酒,忙个不停。茶水喝了几大杯,等了一个多小时,菜终于上齐。红酸汤底料,几条半斤左右的鲤鱼在锅内翻滚着,香气扑鼻,配一大碗的凯里酸汤菜,真过瘾!

凯里人爱吃火锅,尤以酸汤鱼为最。凯里酸汤鱼的做法,与我老家决然

不同,不管是煮什么鱼,总是先制作火锅底料,糟辣汤、红酸汤及白酸汤,任由顾客选择。等锅料煮沸,倒入剖洗好的鱼,煮熟后,即可食用。初来这个城市,总认为这种吃法难以除去鱼的腥味,后来才得知,酸汤具有除腥功能。还别说,尝一口,肉质细嫩,汤味纯正,一点都没有腥味。

金秋时节,稻谷飘香,喂养在稻田里的鱼肥壮了。这时候,凯里大街小巷,到处都有稻田鱼卖。挑选几条鱼拎回家,煮一锅香喷喷的酸汤鱼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慢慢品尝着亲手烹制的美食。这一刻,时光好像也慢了下来,不忍心让匆匆的脚步,去打搅这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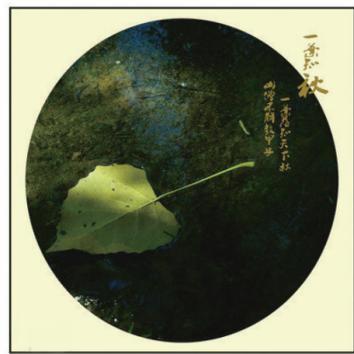
最有意思的,莫过于邀请几位好友,去乡下田头捉鱼。这天,阳光明媚,秋风送爽,田野里欲黄还绿的稻穗,泛起阵阵波浪。在一块弯弯曲曲的田野里,我们停下脚步,加入捉鱼的队伍里。我脱下鞋袜,挽起裤脚,毫不犹豫地踩进水田里,一副不抓到鱼誓不罢休的劲头。明明感觉鱼儿就在我脚边游荡,甚至有好几条鱼,为了逃命,竟然碰撞到我的腿上,我张开双手去抓,老是扑空,一条鱼没捉到,倒是把自己弄得一身泥水,真没用!像是打了败仗的士兵,我垂头丧气退回田埂,剩下的,就只有偷着分享别人的劳动喜悦了。

山村的月亮,总是悄无声息升上了天空,当察觉置身于弥漫无边正静静流淌的清辉中时,抬头望去,月亮已经远离那片幽暗的山坡了。白天全部的劳动成果,五六斤的田鱼,此刻全煮在锅里了。我们就地取材,同时就近享用,把捕获的稻花香,提进主人家里,交由主人煮成酸汤鱼。

几杯酒下肚,一大锅酸汤鱼也所剩无几。我们和主人谈兴正浓,突然发现,起雾了,一团一团雾走在山村的屋顶上,然后弥漫扩散,越来越浓重。很快,四面八方的山野全部消失了,世界急剧缩小。最后只剩下朦胧的灯光里,我们围坐的这一张圆桌,以及质朴的、真诚的脸庞。从世界这一头到世界的另一头,就只有伸手相握的距离,我们和这栋农舍主人举棋碰撞的地方,此刻,仿佛就是世界的中心。

□ 钱续坤

处暑之美



应当是在夏天的节气里出现的“暑”字,不想却在秋天里大摇大摆地登场了。一直对这出现的“处”字不解其意,直至看到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里的注释,这才明白“处”乃“去”的意思,表明暑气终于至此而止。而事实上呢,中午的天气还比较炎热,但这炎既非让你汗流浹背的那种,这热也非让你胸闷气燥的那种,其间似有习习的微风迎面拂过,若有款款的凉意心头掠过,有时甚至还会让人冷不丁地打上一个激灵。

说到打激灵,最切身的感受是从水里爬上岸的瞬间。乡村的孩子大多有玩水的嗜好,对于流水而漫长的暑假,游泳也许是更为惬意的事情。因此,在新学期还没有正式开学之前,他们全然不管“立秋十八层,河内不见洗澡人”的古训,以及父母在出门劳作前的再三叮嘱,沟渠里随处可见嬉闹的身影,池塘中随时可观踩水的技艺。可此时的太阳毕竟不再毒辣,长时间地浸泡在水中,骨髓里似有蚂蚁爬过的怪异感觉,让人身不由己地向岸边游去,然后弓着身子,双手抱胸,急急地爬上河堤或者堤岸。在较低水温与较高气温的双重夹击之下,干瘦的身躯在此刻会情不自禁地发生本能反应,要么浑身激灵一下,要么鸡皮疙瘩突起,要么喷嚏接二连三,严重时还会染病一场。尽管如此,孩子们依然无所顾忌,乐此不疲,因为过了“露蝉声渐咽,秋日景初微”的处暑,要想再去体验“上方新浴觉身轻,恰喜温和水一泓”,那只有等待来年了。

同样能够引起人激灵的,还有水中那“丛丛菱叶随波起,朵朵菱花背日开”的青菱角与红菱角。只是生长菱角的水域,大人们是绝对禁止我们过去游泳与采摘的,毕竟那根须千丝万缕地纠缠着,假若发生意外,后果不堪设想。可菱角终究是处暑的“三宝”(菱角、莲藕、芋艿)之一,采摘可以借助一种形似猪腰的木桶进行,最下策自然是拿自家的澡盆来替代。男女老少皆人坐一桶,多以河蚌或棒槌为桨,然后一字长龙排开,有条不紊地开始采摘。头顶是麦秸的草帽,满眼是碧绿的菱叶,晃悠悠的菱桶来回穿梭于其间,构成了处暑时节水乡特有的旖旎风光。采菱的时候,如果伙伴中有几位村姑的话,那气氛更会活跃得多,她们中间胆大的甚至会放开清亮的歌喉,唱上甜甜的一曲:“姐家住在菱塘旁,满塘菱角放清香,菱角本是姐家种,任哥摘来任哥尝……”遗憾的是,我们那时还不谙世事,不知道什么叫男女友爱,不清楚什么是情投意合,否则,留下一段“荷丝傍绕菱,菱角连牵衣”的人间佳话,也是一件令人回味无穷的事情。

田里的水稻在处暑时节给人的感受,不是激灵,而是欣喜。它们一边享受着沟渠的灌溉,一边接受着阳光的洗礼,然后使劲地向上拔节,拼命地吮吸灌浆。父亲总在这个时候扛着铁锹登场了,只见他随手抽取一束尚未饱满的稻穗,仔细地数着整穗的籽粒数,然后在掌心反复揉搓几下,看那些籽粒是否长成了米状,掌心里的白色浆液虽有点沾手,却清香无比,父亲再往嘴里丢上几粒,美美地嚼着,一脸的喜气在眉宇间凸现。母亲呢,此刻关注的并非由青转黄的水稻,嘴里念叨的始终是“处暑好晴天,家家摘新棉”的农谚。是呀,底层的棉桃不知什么时候已悄悄地咧开了嘴,那一瓣一瓣绽开的棉花,形状颇似棉瓣,白白的又像蚕蛹一般;棉壳硬邦邦的,壳顶尖尖如刺,手指经常被戳得生痛,母亲倒是全然不顾,从早到晚都喜欢待在棉地里,因为她心里最清楚:只要将这些新棉及时带回家,就可不再为过冬的棉被、棉衣、棉鞋等,而揪心而发愁了……

“处暑无三日,新凉直万金。白头更世事,青草印禅心。”我在吟诵宋代苏洵的诗词时,更是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激灵:自己已经跨过立秋的门槛,现在是处暑的年龄,此刻无论是“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”,还是“人生在世不称意,明朝散发弄扁舟”;无论是“我寄愁心与明月,随风直到夜郎西”,还是“浑浑噩噩经年去,一事无成两鬓丝”,都到了该反思与该醒悟的时候,修身养德,含蓄内敛,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、深邃而完美……

显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情怀,也体现了老年人的老有所为,老有所乐。为者,为社会奉献余热;乐者,因奉献而快乐。

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,老年人自有老年人的特点、规律、生活方式和活法,我们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,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培养新的兴趣与爱好,从而使自己活得更潇洒和从容。

而今,我也迈入了退休人行列,周崇先老师很自然地成了我学习的榜样。我试着走出家庭,走进社会,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从去年四月份开始,我先后与州委党校彭老师到了脱贫攻坚主战场的榕江县古州、仁里等乡镇调研了8个月,写出了万余字的调研文章,在编撰校史期间,周老师走访了上百位知情人士,抢救了大量可能消失的档案资料。

周崇先老师与我们交谈时,常说“我的成长党培养,我把一生献给党”的话。实践证明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,并且用一生的精力与年华,践行着自己的誓言,彰

□ 杨淑娟

乡下老屋

“老屋拆了!”大哥在电话那头说。尽管早已预知这种结局,我却不愿相信。“哦”的一声,我匆匆挂了电话,我害怕心头留恋不舍、五味杂陈的余音让大哥听到。

老屋,承载了太多的记忆。1926年腊月,九岁的爷爷领着七岁的弟弟和五岁的妹妹,把双双死于饥荒的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安葬后,从大坪村老家逃荒出来,走到香炉山分叉口,他含泪对弟妹说:“现在这里有三条路,我们都各自逃生吧。如果还有来生,十年后的今天,我们三姊妹再来这里相会……”在泪光中送走了弟妹,爷爷一头走进弟妹选择后剩下的最后一条路,一直走到现在的万潮镇新庄村段家庄,给段家当起了长工,一直到迎来了新中国。因为我们家在炉山响水岩有一个姨婆,父母带着走过亲戚,所以二爷爷投奔了姨婆,长大后爷爷到处找,后来终于在姨婆家找到了二爷爷。爷爷说,因为二爷爷长一表人才,迷醉了很多姑娘。当时有两个女孩都喜欢他,非他不嫁。二爷爷呢,则喜欢其中一个娇小一些的女孩,另外那个得不到,起了歹心,用药把二爷爷毒死了。爷爷的妹妹也是一生苦命,先是一路颠沛流离,到龙场被一地主收做丫鬟,后被卖到舟溪给一地主做丫鬟,长大后与一起做长工的一男孩相好,俩人趁夜逃婚跑到都匀牛场镇坝田村,直到1986年,姑奶奶与姑爷爷找到万潮来,两人已是六十多岁的光景。爷爷七十五岁去世,姑奶奶九十七岁去世。

话说回来。解放之初,爷爷找好木料后,用三婆蓝靛抵工钱请师傅搭建起了属于他自己的房子。开初是二间木房,爸爸当家后加了一间正房和偏厦,墙壁都是一色的竹墙草壁。后来爸爸又慢慢努力,用他刚学会的手艺把竹墙草壁换成了木板。老屋的堂屋居中,中间立有神龛,周壁张贴有革命领袖头像和山水风光年画,墙上依稀看到姊妹们幼时学习张贴奖状的残痕。北间是两格卧室,里格是爸妈的,外格是哥我俩的,房间很窄,摆张床和书桌后,余空不多。南间外格是火塘屋,它是一家人取暖的地方,也是接待客人的地方。有时候爷爷用木柴在火塘生火后,在三脚架上吊个烧壶,壶里煨着老茶,客人来了就用这老茶接待,几乎一年四季不断。火塘屋里格是爷爷的卧室。偏厦外格是厨房,里格是妹妹的卧室。楼上北边是粮仓,南边装些杂物。老屋不高大却很紧凑,坐西朝东,迎曦送暮中伴着风雨。

老屋有爷爷的慈爱。渐渐年迈的爷爷喜欢坐在大门口旁,跷着脚,靠着墙壁,嚼巴着那根发黄的竹根烟斗,老土烟在烟斗里火星一闪一闪的,一缕一缕的烟雾从爷爷嘴里悠悠地吐着……也许,这缕缕的烟雾,在爷爷眼前会幻化出他颠沛流离的童年、少年时光。

老屋承载着爸爸妈妈的艰辛和伟大。人多地少,人不敷出,爸妈赡老养小,负担很重,不得不起早贪黑,一面开荒拓土,增加耕地,一面外出挖煤和做木工,赚点生活费。爸妈的艰辛和嘱咐,托起了四个儿女走出了大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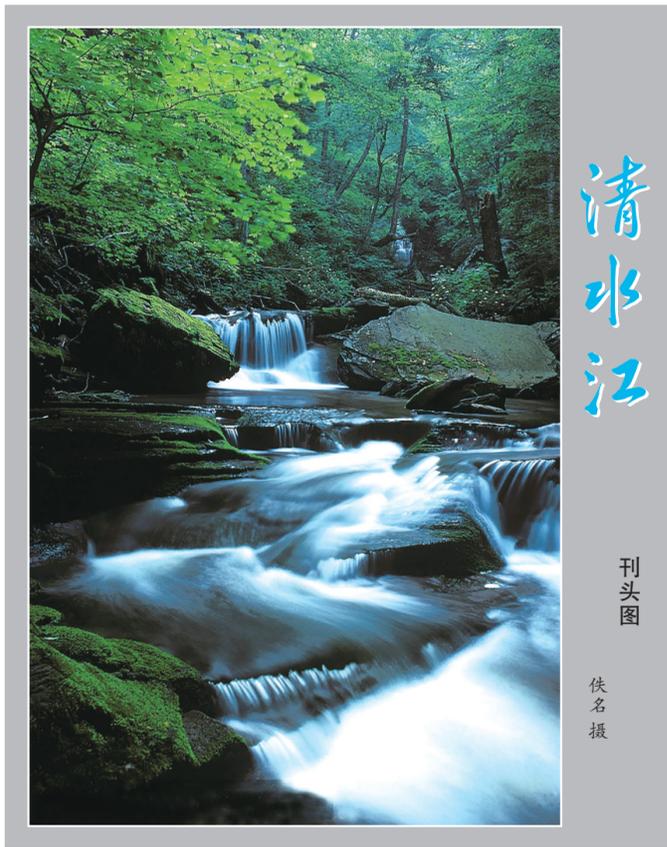
老屋装着我们的懵懂童趣和青春萌动。我们在它怀里蹒跚学步,在它的木壁上涂鸦写字,在它的屋檐下孤灯夜读和争吵……

而今,一切都远去。老屋老了,站在村里的排排新楼间愈显落寞,更觉孤单落寞;老屋累了,她承载了太多的风雨和故事,每次回家,亲抚她斑驳的皮肤,同她一道追忆过往的人和事,岁月沧桑,生活流连,亲情别离……

对老屋的牵挂,还是很深的。拆后的老屋会是什么样,我得上最后一眼。回到老家时,已是瓦砾遍地,柱壁散落,残灶孤立,昔日热闹的老屋,如今已变成一堆废墟。老屋如人一样,在时光流水中都会朽于无形。

老屋被时间碾碎,可我的记忆越发清晰。如今身处都市的我,内心一旦浮躁,我就想老屋,那份记忆中的老屋就让我安下心来,给我以温暖和宁静。如今,在老屋地基,一栋新的砖房立地而起。老屋,结束了使命;新房,延续着老屋的生命。

只是,我已找不到少年的足迹,找不回少年的时光。



清水江

刊头图

佚名摄

□ 廖朝圣

夕阳晚照满江红

周崇先先生是我们党校的一位退休老师,也是一名具有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。他虽然已是年过八十的老人,然而在我看来,好像他人老心不老,越活越年轻。退休后,他仍然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,继续为社会发挥光和热。

无论春夏秋冬,刮风下雨,他都雷打不动地早晨五点钟起床写作,至今已写了一百余万字的作品,论文和调研报告,公开出版的独著和合著书籍十余部。退休前是贵州省党校系统的优秀教师,退休后仍然是原单位的优秀共产党员。近些年来,周崇先教授更是“老骥已知黄昏晚,不用扬鞭自奋蹄”,抢抓时间,加紧创作,且成果不断,年年有佳作问世。

作为曾经的州委党校学员,我曾受教于周崇先老师,亲聆他的谆谆教诲。2005年我从县里到州委党校进修学习,那时他给我们上马列课,讲党史,授课言简意赅、通俗易懂、幽默风趣,给人以知识,启人以智慧,他“爱国由爱家开始,爱党以爱业增光”的话,深深地影响着我,让我受益终身。

我和周崇先老师的缘分不断,在他退休八年后,我调入党校工作。虽然他已经不在岗位上,但我还是经常有机会向他请教黔东南

的红色文化、民族文化、生态文化等方面的问题。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,查阅资料,甚至毫无保留地将他原创课件复印给我,让我较快地成熟了起来。不仅如此,在他的帮助和带动下,一些年轻教师很快成了党校红色教育培训课堂的主讲人。周崇先教授自然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“师者,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”的好老师,备受同事和学员的敬重。

有一件事让我尤为感动。那是2016年,州委党校决定编写《中共黔东南党校志》,请他出来帮忙撰稿,任执行主编。已七十六岁高龄的周老师,不计报酬,不讲条件,欣然接受邀请,且一写就是四年。2019年,以高质量的书稿,交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。《中共黔东南党校志》的出版,填补了州委党校长达七十年无正规校史的空白。在编撰校史期间,周老师走访了上百位知情人士,抢救了大量可能消失的档案资料。

周崇先老师与我们交谈时,常说“我的成长党培养,我把一生献给党”的话。实践证明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,并且用一生的精力与年华,践行着自己的誓言,彰

